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42

## “永远的杉菜”：网络哀悼空间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 ——以台湾地区艺人大S粉丝为样本

陈栩梵<sup>1</sup>，王 竣<sup>2</sup>

(<sup>1</sup>暨南大学，广东广州 510632，<sup>2</sup>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社交媒体所搭建的数字空间逐渐成为超越时空限制的纪念场所，投身其中的致哀人群正凝聚成情感与思想的“集体记忆”。近期，中国台湾地区艺人徐熙媛（大S）因病离世的消息震惊华语世界。作为风靡两岸三地的偶像，大S为世人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其生命定格于48岁，却引发了一场跨越个体与群体的精神震荡。本研究以大S粉丝群体为样本，试图探寻网络哀悼中集体记忆空间的搭建过程，以及当下台湾地区大众流行文化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粉丝们通过仪式习惯、隔空对话、固定纪念三种方式自发地进行哀悼表达，展现出致哀群体独特的心理表达和身份认同。此过程亦催生了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进一步推动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网络舆论愈加撕裂的当下，借由对大S的追思，进行反思总结，怀念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

**关键词：**网络哀悼；集体记忆；台湾地区艺人大S；新浪微博；网络舆论

#### 一、引言

“有种想念像是智齿，因为忽然很痛，才知道她的存在。”

死亡与传播技术的关系既古老又重要，因为死亡意味着短暂和失去，而传播技术及其实践则提供了延续性和恒久性。2025年2月3日，台湾地区艺人徐熙媛（大S）因流感并发症离世的消息引起华语世界的集体震动。作为台湾地区偶像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大S凭借《流星花园》中的“杉菜”一角爆红亚洲，一度成为两岸三地观众的共同记忆符号。可以说，她的离世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更成为一场跨越地域与代际的集体情感事件。事发后，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和粉丝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悼念文字、分享影视片段、点亮虚拟蜡烛等方式表达哀思，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哀悼景观。这一现象，不仅是粉丝文化的缩影，更折射出数字时代集体记忆建构的复杂机制。

回望大S的一生，从“杉菜”一角到文化偶像，其职业生涯与台湾地区偶像产业的兴衰可谓紧密交织。2001年，《流星花园》以现象级热度席卷亚洲，塑造了“霸道总裁与灰姑娘”的经典叙事模式。剧中“杉菜”角色凭借反叛精神与独立人格，成为女性主义思潮在东亚大众文化中的早期实践样本。随后，大S本人也从演员转型为多栖艺人，其时尚形象、情感生活甚至养生理念均被媒体广泛报道，逐渐从娱乐明星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她的离世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正是因为其身份的多重性——她既是个人青春的载体，亦是台湾地区流行文化黄金时代的标志。换言之，粉丝的哀悼行为不仅是对个体的缅怀，更是对一段集体文化记忆的追认与重构。

在传统哀悼实践中，身体在场与仪式参与是情感表达的核心。然而，数字时代的哀悼逐渐转向虚拟空间。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技术赋权成为连接生者与逝者的重要媒介，使哀悼者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以文字、

#### [作者简介]

[1]陈栩梵（2001—），女，四川宜宾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融合新闻学、国际传播。

[2]王竣（2002—），男，广西崇左人，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电影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港台电影、性别与媒介文化。

图像、视频等符号构建逝者的数字化存在。恰如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与逝者的“对话”虽无法实现双向互动，但单向的传递本身即承载了深刻的社会意义<sup>[1]</sup>。因此，本研究以大 S 的粉丝为样本，试图探寻数字技术如何重构哀悼实践的文化逻辑，并以此反思台湾地区偶像产业在全球化与本土认同冲突中的转型困境。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 （一）集体记忆：从实体空间到数字媒介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记忆并非个体的孤立行为，而是社会群体通过共享经验、仪式与符号构建的“框架”，这一过程极具动态性与选择性，群体可以通过不断重构记忆来适应现实需求<sup>[2]</sup>。这一理论揭示了记忆建构的社会性本质，强调物理空间与物质载体在记忆形塑中的结构性作用。而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成为集体记忆的新型载体。社交平台上的点赞、转发、评论等功能，使个体记忆迅速转化为集体叙事的组成部分。例如，微博“超话”通过算法聚合相关内容，形成主题化的记忆空间；Instagram 的“故事”功能则通过 24 小时限时内容，强化记忆的即时性与流动性。而大 S 粉丝的哀悼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记忆的“再生产”。粉丝群体通过发布经典剧照、引用台词、制作混剪视频等符号化表达，不断激活并强化对偶像的集体认同。

从媒介记忆的维度看，逝者留下的社交媒体账号形成了一个持续开放的留言墙，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分享逝者生前的文字和往事，来自不同视角的私人记忆交织重叠在一起，共同书写专属于逝者的“人物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记忆民主化”的实践。因此，逝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提供了一个公共哀悼的“界面”（surface），不仅具有“可读”的公开性，更具有“可写”的交互性；不仅围绕个体死亡本身，还形成了围绕死亡的社会交往空间<sup>[3]</sup>。

### （二）网络哀悼：情感共同体与技术赋权

大众媒介的发展大大改变了集体悼念的仪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不仅成为新的表现载体，由新媒体构成的网络空间还成为集体悼念的虚拟场所。在网络空间中，来自不同地域的网民无组织地被吸引来悼念逝者，这些哀悼者是零散去中心化的，而网络哀悼的核心正是在于实现“虚拟在场”。彼得斯（Peters）从媒介哲学视角阐释“错位在场”，认为技术中介创造了跨越生死界限的象征对话。而中国学者刘海龙则提出，数字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哀悼者能够通过文字、图像等符号建立与逝者的持续联系<sup>[4]</sup>。以微博纪念账号为例，用户通过点亮“蜡烛”表情、分享逝者故事，构建了情感共鸣的虚拟社群。大 S 的粉丝群体则通过“超话”标签、纪念视频合集等方式，将哀悼行为转化为一种公共仪式，强化群体的边界与凝聚力，从而建构纪念空间，呈现出兹兹·帕帕克瑞斯（Zizi Papacharissi）定义的“情感公众”特质，即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强化的情绪共振，个体哀伤被转化为集体情感动员<sup>[5]</sup>。

### （三）粉丝文化：身份认同与流行文化反思

粉丝（Fans）是指对特定对象深度倾慕、崇拜的受众，他们会为喜爱的对象投入大量的精力、情感和金钱，常会表现出痴迷狂热的情绪，这些特定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明星名流、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或特定品牌、特定类型的产品等。粉丝文化则是指粉丝为喜爱的特定对象付出无偿劳动或进行消费的现象，不仅包括粉丝与偶像之间的频繁互动、粉丝与粉丝结成社群、粉丝有组织地应援“爱豆”（英文 idol 的音译，意为偶像），也包括粉丝在“爱豆”作品基础上展开的同人创作等<sup>[6]</sup>。

粉丝是粉丝文化的主体，消费性是粉丝文化的本质。粉丝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指出，粉丝群体通过文本再生产与社群互动，可以形成独特的“参与式文化”<sup>[7]</sup>，但这一理论在东亚语境中遭遇在地化修正。台湾地区学者林鹤玲认为，本土粉丝文化存在“殖民化怀旧”特征，即通过对 90 年代偶像剧 IP 的反复消费，缓解当下文化创造力匮乏的焦虑<sup>[8]</sup>。而近年以来，台湾地区流行文化就面临着原创性衰退、过度依赖怀旧 IP 等问题。可以说，大 S 的离世不仅唤起集体怀旧情绪，更暴露了本土偶像文化在新时代的断层危机。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回答在数字时代技术如何重构网络哀悼实践的文化逻辑，并形成文化反思。因此，本研究基于大 S 粉丝社群的网络民族志观察，结合对大 S 粉丝群体的半结构访谈和社交媒体中悼念帖文的内容分析，试图探寻网络哀悼中集体记忆空间的搭建过程，以及当下台湾地区大众流行文化存在的问题，旨在为理解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与文化产业危机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收集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选取微博、Instagram、Facebook 等平台上与大 S 相关的哀悼话题作为主要观察场域，并进一步加入其粉丝群组。研究团队首先通过潜水观察的方式，识别了群组中活跃度最高的 20 名粉丝成员，并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了确认。随后，研究者通过私信、聊天的方式邀请这些成员参与后续

的深入访谈。经过这一过程，共有 8 名粉丝成员同意并愿意参与本研究的访谈环节。在坚持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原则下，研究者进一步通过他人引荐，成功线下接触并深入了解了 2 名粉丝成员。本研究最终确定 10 名访谈对象，相关信息详见表 1。

本研究的访谈环节通过线上视频、语音电话或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与受访者进行半结构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 50—90 分钟不等。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下，研究者对访谈全程进行了录音，在经过学术化处理后，研究团队最终整理出了近 2.5 万字的访谈记录，为后续的研究与论文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 编号 | 代号  | 性别 | 年龄 | 职业  | 参与平台  | 发表频次  | 代表性分享行为 |
|----|-----|----|----|-----|-------|-------|---------|
| 1  | ZK  | 男  | 34 | 讲师  | 微博、FB | 每周十次  | 台词/蜡烛   |
| 2  | HXY | 女  | 32 | 教师  | IG    | 每日多次  | 影片/图文   |
| 3  | WES | 男  | 30 | 公务员 | 微博    | 每周十次  | 经历/感悟   |
| 4  | ZXJ | 女  | 21 | 学生  | 微博    | 每日一次  | 综艺节目    |
| 5  | WYH | 男  | 29 | 设计师 | FB    | 每周三十次 | 感悟/节目   |
| 6  | WX  | 女  | 28 | 影评人 | IG    | 每周二十次 | 电影/节目   |
| 7  | LA  | 男  | 25 | 音乐人 | 微博    | 每日八次  | 台词/蜡烛   |
| 8  | ZYY | 女  | 27 | 摄影师 | IG    | 每周十次  | 经历/感悟   |
| 9  | CTT | 男  | 33 | 自媒体 | 微博、FB | 每周二十次 | 电影/节目   |
| 10 | LHS | 女  | 24 | 学生  | 微博    | 每日十次  | 影片/图文   |

四、内容分析：哀悼实践与记忆建构

(一) 仪式习惯：符号化表达的集体共鸣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在于将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行为进行程序化规范，从而形成典礼的秩序体系<sup>[9]</sup>。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仪式化行为随处可见。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到睡前的阅读时光，从节日的盛大庆祝到日常的小习惯，这些仪式化行为赋予了生活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生活中的仪式化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传统仪式活动往往强调物理空间的“在场性”，借助鲜花、旗帜等具象化载体来传递情感寄托。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仪式活动逐渐突破了时空与物质载体的双重限制、拓展了仪式的外延边界，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途径。由此，数字化的集体哀悼形式应运而生，其重构着传统哀悼仪式的范式，为悼念者与被悼念者之间搭建了新型互动平台<sup>[10]</sup>。

网络空间中的哀悼仪式具有显著的符号化特征。粉丝群体通过特定的仪式化行为来强化群体认同感。以超话“再见了杉菜”为例，众多用户通过周期性发布剧集经典台词，实现对偶像的致敬，进而完成对青春记忆的仪式性唤醒。正如受访者 HXY 所言，“每当看到剧集中的台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那段快乐的追剧时光。那时候，每个人都沉浸在道明寺和杉菜的故事里，仿佛自己也成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粉丝群体的哀悼行为具有独特的传播特征，既不注重具体内容的传递，也不追求功利性目的，而是通过纯粹的关系性传播来维系情感联结。但正是这种看似无实质内容的行为，却能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深远的象征意义。

(二) 隔空对话：情感投射与身份重构

研究者在社群中观察发现，粉丝常以“隔空对话”形式试图与逝者建立一种虚拟的联系。例如，在相关纪念视频的弹幕中，频繁出现诸如“姐姐，一路走好”“下辈子还要做你的粉丝”之类的留言。尽管这种单向的交流无法获得实际的回应，但通过情感投射的方式，实现了粉丝的自我疗愈，本质上反映了粉丝渴望建立延展性情感空间的心理需求<sup>[11]</sup>。身为设计师 WYH 制作了一部名为《杉菜与我的 20 年》的混剪视频，累计播放量超百万。在采访过程中他几度流泪，“剪辑时我就一直在哭，发布后更忍不住了。大家都通过在评论区以大 S 的口吻安慰我，让我不要难过。看着这些评论，仿佛她依然存在着。”在这个具有高度同一化特征的“树洞”空间中，粉丝群体获得了情感宣泄、彼此鼓励以及传递爱意的契机。他们在学习、职场和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际遇，以及亟待倾诉的复杂情绪，皆通过向大 S 留言得以呈现。这些留言不仅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憧憬，更折射出对理解与认同的深切渴求，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情感维度体系。这种互动并非空洞的对话，而是借助偶像生前的艺术造诣与人格魅力所塑造的记忆图景，来抚慰个体的内心世界，丰富其精神领域，并最终形塑了大 S 粉丝群体的集体记忆图式。

正是这一情感空间所彰显的温情特质与包容属性，激发了粉丝群体持续的表达欲望。通过发帖、留言与互动等日常化、仪式化的文本生产，参与者在数字场域中构建并维系着具有哀悼属性的文化空间，使“生”的意义在这一场域中获得无限延展。粉丝群体通过持续的情感叙事，不仅对抗着现实层面的丧失体验，更在虚拟实践中重构着记忆主体的价值维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情感表达机制恰好回应了现代社会中的集体心理需求。粉丝群体得以在超话社区中构筑与大S之间的情感纽带，并获得相应的情感投射反馈。而活跃于超话中的群体，实质上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情感叙事，他们的情感体验折射出时代的集体情感特征。与此同时，大S的记忆形象也在这一哀悼空间中被重新诠释，在文化层面实现了永恒的意义延续。

### （三）固定纪念：社群共建与记忆固化

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已突破传统记忆载体的物理局限，演变为数字时代的新型记忆剧场。研究者观察发现，粉丝群体往往自发地编织着记忆的网络，他们以“大S悼念日”等线上活动为节点，将散落的个体记忆串联成璀璨的珍珠项链。在这些特殊的时刻，粉丝们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通过同步发布剧照、合唱主题曲等方式，在虚拟空间中汇聚成璀璨的星河。这种集体仪式不仅是对偶像的缅怀，更是一种情感的升华，将个人的思念转化为群体的共鸣。如受访者WX和WES所言，“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是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分享着那些珍贵的剧照，一同在线上合唱起那些熟悉的主题曲，那种感觉真是太震撼了。仿佛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情感找到了共鸣的港湾，不再孤单。我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守护着那份珍贵的记忆，也让这份爱变得更加深厚和广阔。这样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心与心的距离也可以因为共同的热爱而无限拉近。”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数字时代情感联结的独特本质。在这个由比特和字节构建的空间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因为共同的情感寄托而成为精神上的家人。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从群聊功能到话题标签，从实时互动到内容共享，为这种新型的情感共同体提供了生长的沃土。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评论、每一张分享的图片，都是记忆的砖石，共同构筑起一座跨越时空的情感纪念碑。

这种记忆的固化过程，既是技术赋能的产物，也是人类情感需求的自然流露。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个体的缅怀升华为集体的仪式，私密的回忆转化为公共的纪念。社交媒体平台不仅记录了这些情感的表达，更通过算法推荐、内容聚合等技术手段，使这些记忆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传播和延续。在这种记忆数字化的过程中，粉丝群体既是记忆的书写者，也是记忆景观的建造者，他们通过技术赋权实现记忆实践的民主化转向。这种转向不仅重构了记忆生产的权力关系，更在数字时空中开辟出超越物理消亡的情感延续场域。

## 五、反思与展望：哀悼背后的文化断层与未来想象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sup>[12]</sup>哀悼的目的除了表达哀思，亦让人们从中得到反思。在数字时代，这一悼亡箴言被重构为一场技术赋权与记忆异化的辩证博弈。

### （一）怀旧经济与创新匮乏

大S骤然离世，当时代的聚光灯悄然黯下，这位曾以《流星花园》里杉菜一角点燃整个亚洲少女心的“偶像剧教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未曾想到，她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台湾地区偶像产业积弊已久的困局与迷思。首先，经典IP的过度消费已然成为产业难以摆脱的桎梏。制作方对《流星花园》这一文化符号的反复开采，恰似饮鸩止渴。从2001年台湾地区版本到2018年大陆版本，再到2021年日本翻拍版本，每一次重制都在稀释原作的文化价值。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开发模式，不仅未能重现初代作品横空出世时的文化震撼，反而暴露了创意枯竭的窘境，看似是延续经典，实则是对文化记忆的透支。当制作人将精力耗费在如何用高清镜头复刻20年前的服化道时，却忘了真正打动观众的，是那些能穿透时代的鲜活生命力。

其次，新生代艺人的断层危机亦令人忧心。纵观台湾地区娱乐圈，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引发强烈共鸣的新生代偶像屈指可数。新生代偶像的星光寥落至此青黄不接的局面，迫使粉丝群体陷入怀旧泥沼。最后，创意同质化的痼疾则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式微。现如今的偶像剧创作仍固守“霸道总裁”与“甜宠套路”的陈旧叙事框架，与Z世代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审美取向渐行渐远。这种创作惰性不仅限制产业创新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更使其在激烈的区域文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

台湾地区偶像产业的困境，实则是整个华语娱乐圈转型阵痛的缩影。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中，如何打破“经典复刻”的路径依赖，培育具有时代印记的文化符号，创作出真正触动新生代观众心弦的作品，成为从业者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大S的骤然离去，或许恰如黑夜中流星划过，为这场文化突围战提供了难得的反思契机。

## （二）两岸张力中的文化身份

大S的“跨海峡偶像”身份在这场集体哀悼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景深。她的公众形象不再局限于一位艺人，而是升华为“华语文化共同体”的具象载体，成为连接两岸集体记忆的情感纽带。在众多悼念帖中，研究者发现，有不少帖子流露出对两岸关系缓和的深切期盼。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共振不仅体现了个人对偶像的追思，更折射出两岸民众对和平共处的共同向往。然而，这种文化认同的分化也深刻反映了台湾地区流行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认同之间的撕裂与挣扎。一方面，台湾地区流行文化作为华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大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本土认同的建构又不可避免地在地域政治、历史记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张力。大S的哀悼空间，正是这种文化张力的缩影——既是对华语文化共同体的追忆与呼唤，也是对本土认同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她的形象在哀悼中被重新诠释，既承载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映射了全球化时代下文化认同的多元与矛盾。

## （三）技术赋能与数字遗产的未来

数字技术的革新为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开辟了崭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体现在技术维度的革新，更重塑着人类情感传承的深层肌理。在数字时代，记忆不再受困于物理载体的桎梏，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多元模态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虚拟现实（VR）技术的突破，为粉丝搭建了沉浸式记忆宫殿。这个数字空间突破时空维度的限制，让观众得以“漫步”于《流星花园》的经典场景中，与虚拟杉菜展开跨维度互动。这种技术不仅革新了观剧体验的物理边界，更创造了情感寄存的数字圣殿，使集体记忆得以在虚实共生的维度中获得新生。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则为文化记忆的保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靠性。通过将悼念内容上链，每一份情感表达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数字指纹，确保了记忆传承的完整性与不可篡改属性。这种存储特性不仅守护了记忆的原始样态，更开创了一种新型数字遗产，使情感叙事获得永恒的技术封印。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AI数字人技术的突破，为文化记忆的延续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海量影像与声音数据的深度分析，可以构建出高度拟真的数字形象，不仅能够复刻大S的音容笑貌，更能通过神经网络迭代交互体验，使数字生命具备自主进化的潜能。

## 六、结语

在数字时代的哀悼仪式中，情感宣泄的数字洪流与记忆政治的暗涌交汇成斑驳的文化光谱。大S粉丝群体的集体实践，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技术赋权下记忆建构的韧性特质：他们依托超话社区的持续互动，将碎片化的个人记忆编织成具有集体认同价值的叙事矩阵；在虚实交融的场域中，将偶像的艺术生命锻造造成永恒的文化符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数字时代记忆生产的独特机制，更暴露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深层阵痛——当传统偶像工业遭遇数字文明的解构力量，当集体记忆面临代际更迭的挑战，粉丝群体不得不在怀旧情绪与创新诉求的张力场中寻求动态平衡。

台湾地区流行文化若要突破当下的发展瓶颈，需在多重张力场域中找寻破局之道：既要守护“永远的杉菜”所镌刻的文化记忆，又要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化的文化潮流；既要维系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要实现跨文化的创造性转译。这种平衡绝非机械折中，而是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对话中，培育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新形态。唯有如此，台湾地区流行文化才能突破“杉菜时代”局限，在数字时代的文化版图重新定位，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这不仅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认同的建构与传承。

## 参考文献：

- [1] 常江,何仁亿,约翰·杜伦·彼得斯:传播研究应当超越经验——传播学的技术史视角与人文思想传统[J].新闻界,2018(6):7.
- [2] 赵敏秀.新媒体反转新闻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J].青年记者,2018(2):2.
- [3] 邵鹏,王晟,应恩挺.网络哀悼的赋权效应:社交媒体哀悼空间的话语实践与权力博弈[J].传播与社会学,2024(70):115-151.
- [4] 陈中雨.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与“媒介即基础设施”——以彼得斯的《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为例[J].未来传播,129(03):69-76+114.
- [5] 常江,朱思莹.从主动受众到情感公众:介入性新闻的技术缘起与文化阐释[J].新闻界,2023(8):4-13.

- [6]蔡骐.网络与粉丝文化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 2009(7):5.
- [7]蔡骐,黄瑶琰.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J].新闻记者,2011(8):6.
- [8]林鹤玲,郑陆霖.台湾（地区）社会运动网路经验:一个探索性的分析[J].台湾（地区）社会学刊,2001(25):111-156.
- [9]唐丝蜜.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48-162.
- [10]尹倩.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存在方式的重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2):96-112.
- [11]张晓辉,孙菁苓.对虚拟 AI 言说: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情感联系探析——以软件 Replika 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9):125.
- [12]李道.哀悼表达、影像生产与话语建构[D].杭州:浙江传媒学院,2023:27.

## Forever Suguru :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Online

### Mourning Spaces: A Sample of Taiwan Regionese Artist Barbie Hsu's Fans

Chen Xufan<sup>1</sup>, Wang Jun<sup>2</sup>

<sup>1</sup>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sup>2</sup>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spac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lace of remembrance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nd the peopl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mourning therein are coalescing into a ‘collective memory’ of emotions and thoughts. The digital spac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lace of remembrance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people who pay tribute in it have become a collective memory of emotions and thoughts. Recently,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Taiwan Regionese artiste Xu Xiyuan (Barbie Hsu) due to illness shocked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As a popular idol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Region Strait, Barbie Hsu left many classic works for the world. Her life was fixed at the age of 48, but it triggered a spiritual shock that transcende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Taking Barbie Hsu's fans as a sample,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space in online mourning, as well as the missing parts of contemporary Taiwan Regionese popular pop culture. The study finds that fans spontaneously express their mourning through three ways: ritual habits, spatial dialogue, and fixed remembrance,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expressive psychology and identity of the mourning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cess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t a time wh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consensus are increasingly torn apart, it is important to reflect on and summarise the memory of Barbie Hsu. We believe that remembrance is a way to move forward to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online mourning; Sina Weibo; online public opinion; Taiwan Regionese artiste Barbie Hsu; collective memory